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答朱晦菴書

某伏自壬寅夏間修敬紹興其治之下伏蒙與  
進加以宴搗獲待博約之誨未几先生賦歸某  
亦繼遭外艱沉迷憂患後數年赴官采嘉禾間  
台旆造朝已復還山後知起鎮臨障供不得一  
拜訖史之問請遠白範遂一紀矣青天白日奴  
隸知仰歎某師廣無申追拜時得門下所著

誦詠探宗尚庶德凡在弟子之列仰惟名隱為一  
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愧  
嘗見講筵班退黃夕即對人浩歎或問之日好  
一箇去處吾曾冒處以如梅菴乃不使一來耶  
某孝殖荒疎無祈可用三人修門推迂至以進  
德補於君上退不能寧其親蕪類之詞不足以  
代絲綸之言孱瑣之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日  
坐針氈未知自免於戾者表兄陳舍人之子赴  
楚州戶曹一見即言嘗拜床下蒙齒及賤姓名  
固已慚場感著之不暇蔡季通傾益知故亦言

子請踏塞免致屢首論駁以稱德陛下安靜之  
奉意所有錫黃臣未敢書行德九叔所  
為之效行密思此門一用九隨執之人板  
今所授不已必不能一人曲從得言不足未息  
亦以不得者及以為怨不若塞其本原正令向  
後掛授人必知有成法不敢妄起觀心不為不  
補伏乞雷然德奏旨則之書曰罪疑難諱如  
非不慈亦微泉明矣淨覺眾案與月外到是共  
遙此緣承之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

禽所繫九當如謹當考近歲所斷過四百余人  
非不欲求以生之向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共  
自取不敵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去不辜寧失不經者常也殺人  
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  
人初無意于死有罪之人而使死者得寃也特  
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未可以無未之則忍其  
死辜不殺則失之不常故寧失之而不忍其至  
於不辜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  
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十從寬貸國祚長

軫記之意晚出何以得此季通定交日淺而得  
益已多而况得親矣於先生乎諸公方謀以麾  
節強起門下庶几自得伏謁以遂師承之願目  
季通歸敢此少見烟幅不敢累牘以為奇禮願  
翁承顏接辭未有其便或以為可教欲得警誨  
使知所歸不勝幸甚易季啓蒙之書及後襲現  
無從叩請乞託季通寓下意一二何嘗稻衣以  
請伏紙馳誠之切

答杜仲高書旃

某向者天街一別忽、四五年茲辱惠書以慰

以荷々杜門却掃荷上息再畀祠祿仰以奉九  
十之親俯以自適不肖之軀不翅足矣况老態  
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九腕左嘗作醮詞云四肢  
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况可知近方稍安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但當虞侍鄰下暇日則以  
故書遮披而昏花已不可視細字矣鼓琴足以  
自娛奕棊可以遣日此外一不以非經意來書論  
出處大致意為甚詞甚偉佩荷雖除然昨所敢  
肯也寄下新詩快讀降歎杜詩集注等書恨未  
及見歟微一編誦之數過阜子高哉矣父子真

是以斧少陵之微意非淺識者所及來書云々  
姑置是事直說杜詩以寄遠懷如何杜之詩韓  
之文如王右軍之書皆右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  
夫水墨積習之二類不甚至唐人多能書歐虞  
褚薛是其尤穎異者疲精竭神各自名家終不  
足以望右軍閩域若詩与文可以力取而強進  
之耶祇足為村夫子者固自難言然王荆公以  
為與之氣侔蓋極言詩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  
像再拜涕泗流正為第屋為秋風所破嘆一詩  
用意之大東坡謂自是稷契等輩口中語正謂

其語似稷契輩尔唐史贊之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皆極口稱其詩工部之詩真有參造化  
之妙別是一種肺肝兼備中俾間見層出不  
端倪忠義感慨憂世憤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  
以鳥詩文冠冕後人着意形似亦有可雜之詩  
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絕塵雖諸公恐未  
免瞠若乎後此唯典不知者道也然擬人必于  
其備以言取人先聖所難若宜以上比禹稷與  
孔孟之進遇則亦愛之過甚此等如在亦未必  
敢當鄙見如此更試思之非面言不能冠也如

中自誅褒姒前輩嘗稱之而陳將軍之不沒其  
實未齊人能幾此者矣微如此者非一末篇尤  
佳歎誦不已又記一二事雖証詩之大節目併  
及之當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以趙  
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四胡由有卡倅卷直  
園為注甚詳竟不得其書嘗與之論及此亦止  
云意其偶有積雪尔蓋卷門即回鶻也上嘗考  
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連屯左輔而百里如積  
雪然不既多年以此意讀之方覺語意精彩頓  
別又嘗與蜀王黃文叔蒙食卷柈因問蜀中有

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  
橋相來極為佳句然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  
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直似橘柚其實乃此楫也  
問之士人云士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欲  
為之解嘲為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  
元一活者又云嘉陵江水何所似一本作山水  
者是蓋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趨南橫流而  
東復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閬  
內如河內然地勢平濶江流舒緩城南正皆佳  
處對面即綿屏山益山如石黛水如碧玉故云

嘉陵江水何所似石不僅碧玉相曰依真絕唱也  
此皆前所未聞恐可以助異聞之万一又信乎  
不斷万里不可讀杜詩也信筆為報雅為遠業  
自厚會昆仲併道甫問信為荷

答崇殿院之子楸書

某承長書之既且示以事且甚詳區區非不知  
之某自幼典選凡滯案至前必覓規之可行則  
屬使胥輩施行若必不可行求其說而不得則  
必悉以底蘊州告之便知其決不可以俾望息  
心而歸且曰毋徒為逆旅也是皆未嘗問識不

識求盡吾職而已况如先殿院厚德前輩幸及  
同朝今見賢子未理 澤豈不願奉周旅重蒙  
番論不得不詳布之遺表自禮宮之外旧日惟  
中奉中散大夫以二<sup>上</sup>方得一名若先殿院生前  
特服時中奉大夫之告已下未及授而指館則  
尚可料理捨此則元說矣何也以為帶貼職朝  
議大夫与不带貼職人事體一同則公之外祖  
汪公帶直顯謨閣二十年轉朝議大夫數年而  
後致仕未嘗敢陳乞遺表息澤若無此法也來  
教所謂一職合比四官不知何所據而言亦所

未聞也以為已該磨勘轉中奉大夫之人則苟  
未授告猶朝議也公之親伯父紹興三十二年  
已下磨勘告未及下而終于朝議大夫亦不敢  
求遺表盖告未下則無緣可得也現尊意所以  
未能決然者以有齊有虞氏之例也亦嘗為之求  
莫說虞君終承議即元乎得遺澤之理以其寓  
直龍圖閣乃在朝請大夫之上想是時有人為  
之地以其寓直之高故特与之致仕一名若先  
殿院所寓之職則猶在朝奉即之下况已得致  
仕恩澤而欲以此更得遺表一官求之法例元



一而可既必知其不可而不以明吾徒使左右  
必旅營則公之所不安也病中少授軍吏  
以為振切辛如亮

答趙共父書

曷補音之作所謂解不抵掌指為之潤賊然誠  
然公雅好吳氏詩補音今者皆取其說然尚有  
當言者如情之下注文用之不盡似有未圓  
處不若全用或節去不甚親切者如即鹿无虞  
不叶中字文可若以昔五公謂詩叶蓬縱則上  
章葭犯又尚何叶與一音可去之詩必有韻易

則有不必叶者又不可強道也車之音介于常  
暎之辨只得寫詩補音全文節之意不完難曉  
艮卦董心思尋切與不可曉如以則是本音非叶也  
注中引易林太玄乃叶隣民當誤音耶小畜象  
獨當乃取詩聾叶補音內引老子六項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可用如以正叶富吳氏之意不  
可道不若易之大率古詩左諸多韻跋語所謂言出  
而聲諧辭比而嚮順不待勉強牽屬而自中音  
節者脛然如聖謨得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甚多只如捕音首論

服字方悟漢書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各其為賊  
敵乃可服作蒲地切方可通耳吳氏以集韻為  
據而不深考說文解字之書如碩人勝兮注文  
未為七當說文眇恨視也从目弓声胡計切粉  
詩曰美自躬兮从目分声正莫切物目偏合也  
一日衰視也从目弓声莫甸切三字在明蓋眇  
如孟子使民眇然眇如老商之一眇又眇庭  
柯以怡顏以正覓一切為与倩絢二音不相叶  
又似太甚若眇則尤不盛字則以不考信說文  
之故也始卒此一端耳江不与陽唐相連而綴

于三鍾之後上去入皆然蓋左音江音謂之轉  
声与東道亦有據否有疑慮必有考証方可决  
然定說不然寧闕之爾每疑十二齊不綴于支  
脂之微之後而与十三佳十四皆相比久不得  
其說後因觀後漢語如天下中庸有胡公万事  
不理問伯始五經紛紛并大春之類皆是也字  
為句而四字一韻下三字一韻若天下模楷李  
元礼方知措與礼叶齊之所以近佳皆也凡好  
古者亦不語及此不知者不止謂迂濶而已表  
教所說屯离蹇乾隨臨噬嗑革卦中諸字余

既叶如王鄭諸家改字不同皆可略而不問如  
乾之若房等十二處有不可通者不必強通只  
如潛龍句用元龍有悔見羣龍元首告雖欲通  
之不可得也但當探吳氏之說通其可通者足  
矣如晦菴之說亦及叶韻漸卦上文以陸為達  
象改經久于儀字却叶離卦之末蓋雜而又雜  
不可終窮自大過顛也而後更不復及對坡公  
疑之改從及對大非左意觀其韻叶可見非差  
如婦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可求及對乎  
此皆晦菴之說為是若實之後去戶則以未然

更須詳考此亦未暇入声之叶去声恐元以例  
有則韻皆少差如讀之為讀豆復之為樓救富覆  
之為覆救宿之為宿秀無有從其本字之去声  
者盡入声韻中只有厭入厭去一字通用本音  
却是寔有此二字義又不同寔為去声恐難從  
之如伸正當為敬比輔也比吉下順送也履艮  
同人卦首今別蓄卦名貢象天文上闕之旅畧  
兩小亨當是衍來說皆然但流傳已久不可輕  
改然亦不可不知也公又別有跋語見他紙可  
用否午暑連日揮汗方能辨此餘不暇及公不

可為不好者道也

答徐敬父書

公辱示及主敬扁榜良齋真蹟文昌章公跋語  
固深歎服然不敢著語者頃竊聞之大府御至  
公字正之公姑之夫也嘗言以字本翼祖廟  
諱雖已再經桃遷而在臣子終不當以以為各  
字及裔室之名張南軒以以為字卿不以為然  
公又嘗見文潞公帖或勸以為翼祖已入夾  
室可復旧姓潞公云老夫弼亮四世未散遷改  
蓋是時猶是七廟也徽宗朝立九廟翼祖

復入廟祐又以為諱後至欽宗祔廟始復桃  
運嶺元鉞敬直永嘉人也公忠告之遂改易直  
此不可不知也特臭味相予敢及此切幸加亮

答趙郎中書崇憲

某久不嗣音正奈馳仰辱書翰以慰以荷蒙示  
諭濂溪書院尤見政最之餘儒術潤飾甚休

刻

字他字為作寫也字去但絡字當如以寫溪出于陽  
水之奕体非右也二者俱寫去惟能竟石捧瀛

字百少曲折見之別紙望詳覽九江左郡于今  
寫重鎮幸有周完生之遺迺表而出之又使王

可為不好者道也

答徐敬父書

公辱示及主敬扁榜良齋真蹟文昌章公跋語  
固深歎服然不敢著語者頃竊聞之大府卿至  
公字止之公始之夫也嘗言以字本翼祖廟  
諱雖已再經桃遷而在臣子終不當以以為各  
字及裔室之名張南軒以以為字卿不以為然  
公又嘗見文潞公帖或勸以為翼祖已入夾  
室可復旧姓潞公云先夫弼亮四世未散遷改  
蓋是時猶是七廟也徽宗朝立九廟翼祖

復入廟祐又以為諱後至欽宗祔廟始復桃  
運嶺元錢敬直永嘉人也公忠告之遂改易直  
此不可不知也特臭味相予敢及此切幸加亮

答趙即中書崇憲

某久不嗣音正忝馳仰辱書翰以慰以荷蒙示  
諭濂溪書院尤見政最之餘儒術潤飾甚休  
謹為寫四字去但絡字當如以寫溪出于陽  
水之奕体非左也二者俱寫去惟能意不擇濂  
字百以曲折見之別紙望詳覽九江左即于今  
寫重鎮幸有周完生之遺迹表而出之又使王

子得以啟穀于其下儒風自此逾興矣使君之  
各與之無窮矣公衰瘁求去未得尚尔勉強草  
修根不寃欲言併几台察

瀛谿之瀛字書所元公少時見林侍郎黃中  
知江州曾作瀛溪祠堂記今想尚有石本便  
中望以寄示其中亦似說瀛字如元次山之  
唐語出於意見近歲得晁氏參記許氏文  
字一書以道所編也有云瀛

兼徐本曰薄水也一日中絕小水唐本曰薄  
水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俺也或从廉徐本

關瀛字按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遇十日陰

陽交期在瀛水揚上善曰瀛水靜也七月

水生時也然則从兼者尔左文廉字非兼并  
之兼以上皆以道之說徐本謂今世所行徐

鉉所定說文解字也以道得唐人本時以校

其不同者公按素問二十四卷阴阳類論夏

三月云在瀛水注瀛水者七月也建申水

生于申陰伯逆也揚上善云瀛廉檢反水靜

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既日或从廉則非元

瀛字晁氏之書甚佳止有三册若回刊之尤

佳

答揚敬仲論詩解

公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用祭  
鄙陋至多盛歎繫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  
門下若夫發明元邪之思一貫之旨夫人同心  
大道至乎古既難盡信彘載之左傳者亦不可  
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  
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實  
制度名數不尽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唯拘  
以周孔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祀樂如此類未

易繫牽皆前輩之所未發者有用服膺然惟尊  
意每太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公亦不能自己  
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  
至當非恃相予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女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  
保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中倍謂墜  
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交  
徒南友方皆不同不可知也而謂進也則未  
安曰覃及鬼方申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  
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訃后稷之声深廣也故

衣中深旁淺曰覃加求以別其字見儒徒曰  
葛推篆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凌中  
大田以我覃報報覃者深也報宛然有微深  
之狀被曰覃報毛傳殆未親見報徒見易有  
剡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  
不獲又轉音為剡又轉字為赫今正其字義  
平声如字

覃字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法皆謂蔓  
延相被及說文覃長味也从山鹹眉声詩  
曰實覃實訒彼舍切又園篆文覃者潭既

文以水覃声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  
字在六書中為形声如江河之从水而上  
典可止取其声而先義潭从水覃而取其  
声非有義也覃有深義今之言潭是也  
覃哉兒深義字書凡有意義者如人為偽  
人言為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正荆公字  
說所以不能傳者往以形声諸体皆入  
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  
施于中答亦未為重複也覃報之音剡疑  
是方言集韻以為利報此以詩傳擇文為



據如八月剥束剥音普卜反荆公以為養  
老者剥束之皮而進之設行田野間群見  
相呼朴束方知釋之有自来此二單字  
更考之

鵲巢維鳩居之 尔雅釋鳥云鳩鵲巢郭  
之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鳩  
鵲者乃居鵲巢為鳩鵲曾昭公三十五年鵲  
鵲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  
文成之世已有童謡曰鵲鵲蛛公在乾侯  
矧鳩鵲亦鳩鵲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

云鵲鵲方言公載今審完載勝首有諫毛  
鵲鵲亦有之而鵲鵲身色黑戴勝身毛毳而  
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馭布穀其音潭然  
鵲鵲其音亟然獲穀毛毳頭有班者李氏以  
以鳩鵲為鵲

多藏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  
鳩鵲之為鵲鵲甚明浙人呼為八哥兒川  
人呼為阿人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班鳩  
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為巢載勝首  
有諫毛向後鵲鵲諫毛直上又自不同鳩

鳩之刺不壹正謂鸚鵡也郭景純之布穀  
因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鸚  
鵡呂氏具載皆未常也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止處 時祭習舞日

中為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  
也大德之人俱公德容也

前輩曾云之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

前上處則近而易祭之地君德不能見况

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賦子嗟女兮元無士耽生之耽兮豈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耽樂也說解說也今

俗說六以女深為天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礼豈鄭箋云士有

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於婦人無外事維

以真信為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

疑其言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

而反正之言蓋其初絕布質絲來即我謀

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日始

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

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

意此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羅于羅 維文明比君子

非為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後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國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釋子 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

辭

民勞又歎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尔弥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人

稱我為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 我自員姓者吾安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今字助白辭也唐員生子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為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元此姓也况此詩解內言陸德明以爾雅之徂存也章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

何必牽強又改字以此知負亦語助耳

候人維鷓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 鷓鴣  
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群飛入水食  
魚金况在梁不濡其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  
是肯食魚而不得食喻矣者宜得祿而不得  
祿

歐陽氏曰此鷓鴣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  
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  
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  
位而不称其服也鷓鴣不肯以喻矣者不若

歐陽氏之說為長

不遂其媾 小人為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  
其婦媾婚媾也

毛氏曰媾孕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称其  
寗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称意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姚兮變兮季女斯飢  
董日集注作媾蔚文也南山朝隋蝦蟇也人  
莫指者乃阴阳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  
高位朝隋喻深從淫縱者推其意所溺固有  
其妻雖媾妾而自不说者如衛莊姜雖美而

不見蒼蓋不巢于靜止而放於情慾季女者  
羊小云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為婦也故曰  
季女不說之則失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白林木南山蒼蔚時二斤樵斧競  
朝隋奉知趨利青宴上不念出居季女飢  
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  
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  
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從雅馴  
今為一媾宗一姪字人婉妾季女遂生此  
說然朝隋實非蝦蟇也彼蝦蟇之詩首章

日蝦蟇在東莫之敢措故次章曰朝隋于  
西崇朝其兩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  
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  
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隋為蝦蟇則不  
可既曰季女如有奇季女而田如不為婦  
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南位朝隋喻蝦蟇  
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膏於二之日栗烈 膏於者寧  
氣勁發方穎盡鳴如膏栗也野吟有語離端  
吹膚栗譁烈風吹離隔畫虛管作声也栗烈

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  
寒氣也其以是故

毛氏曰膚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  
風而寒尚非其至也死風而寒於是為至  
只如此說足矣膚栗乃胡栗一名悲栗一  
名茄管羌胡黃荻之栗也其声悲栗胡人  
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栗始譜其音以為  
中卷之音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  
腹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冲  
鑿冰之時擇冲如之日

慮寒氣之傷人也幽公之憂民如此

毛氏曰冲、鑿冰之意孔氏曰冲、非貌  
非声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  
陰淫零于是取之幽九寒盛冬安得有冲  
和之日不如只信毛說

東山鶴鳴于垤婦嘆于室毛傳曰垤蟻塚

也將陰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孔疏曰將雨則以避濕而上垤鶴鳴于垤詩  
意至零兩其蟻同婦嘆于室同其失將歸感  
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世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  
明皆不見于堙之義惟胡德輝與蒼梧雜  
老言之最明之新經釋鶴鳴于堙謂堙為  
丘堙非塚塚蓋荆公來堂到山東塚塚有  
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蚩  
蛭而鳴蚩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  
于堙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慙于室如  
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夢也若我征書至自  
在下曰婦慙于室意聽于上孟子所謂丘  
堙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堙乃故塚下土

共盤馬于塚封亦謂此也

狼跋 老狼有胡進則躓其胡退則踰其尾  
周公歛進則成至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  
歛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歛退不可如  
狼躓其尾

周公出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躓故  
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子求歛故陷于  
机牢羅繫前跋後躓進退困險詩人取之  
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  
有貪歛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

步舒太赤鷩鳥也。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  
躓不失其猛。而周公不失其圣。猛矣若虎  
豹。胡狃取狼也。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  
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圣人  
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元机。穿之竟犹  
未為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氏望  
云。狼之遇人。先旋遠于人之四旁。甚疾人  
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  
跋躓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惧也。此說  
最為得之。

棠棣儷尔。邊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  
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烝曰皆在。于是和樂且  
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  
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  
合。孺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竟未出此。詩極言兄弟  
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爾雅曰。  
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  
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



二章言凡人以儷爾籩豆飲酒之飲為樂者兄弟既具如謂兄弟元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具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元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淒也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云零也

毛氏棲、簡閱也蘇黃門棲、不安也李

<sup>昏</sup>昏如論語栖、同注栖、枕旁、言其

不安也魚未為定淪然以為栖、有冷意麥秋又零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令、秋熱著中原地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故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惟善御者西駉不待驅馳而一矢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蘓黃門曰四黃既駕西駉不倚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  
說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嬖家不能獲  
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  
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  
然

吉日既伯既禱 毛傳曰禱、獲也禱未必  
為獲也 禱者禱其免傷人也弓矢驅馳之

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為禱獲因已贅矣此謂禱其免傷  
又亦未為的當時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

不必專為獲亦不必專為求无傷人与既

焚不問馬之意不作

漆沮之從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者從人  
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合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活水此詩自說從漆  
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 毛傳曰庭燎大燭也 秋官司烜氏

凡邦之大事必積燭庭燎故書墳為蒼節司

農云貴燭麻燭也然則与庭燎有異為金俗

曰靱盆者庭燎歟靱麻滓也音說毛傳為大

炷未安

今說亦未安戰乃麻餅也謂大燭司農謂  
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  
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歆之秉燭非如今  
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梓皮松  
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方燭今祭祀所用  
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  
耀一庭故毛謂之不<sup>大</sup>燭司農謂之麻燭却非  
氣益也

斯于如凌斯翼

如馬之蹠立而張兩翼馬

首如棟亮兩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凌如人蹠是直交君如今說下  
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翼矣不應又以蹠  
為鳥之蹠不若只用曰說如人之蹠立翼  
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此固庸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皆大有為  
亦戰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  
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  
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楚素危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  
獄掘果出卜自何能穀素危名竊暗食肉  
之鳥也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  
貴者今猶先所用之而現于瘡病孤寡貧弱  
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狂獄也之民窮苦握粟  
出小同曰何自而能穀異邪此章言貴賤皆

前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竟其言泮

漁素危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北名竊  
脂也其曰夏鳥竊玄秋鳥竊密冬鳥竊黃  
素鷹竊脂棘鷹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  
青色然其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  
有兩句之素鷹竊脂鳩鴿剖葦注云食肉  
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全人之不  
為不善如駒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  
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  
而先告者素危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

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下之謂握粟明試棄危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小臣云卜則意善矣

何人斯維暴之云 詳現是詩非刺暴少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蕪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知氏以蕪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蕪國

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 春秋為公

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

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

記得鄭愚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

暴者更當考

卷伯捷：愔，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愔：滅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愔也恐古元此秦已有愔信之書未知愔信起于何代更考

比山或王事鞅掌 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  
少早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住此當故世  
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  
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鞅鞅鞅鞅皆在  
馬之身維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  
如今之肚攢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睦 扒 少 木 疏

相當作璣非番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  
皆作玦

又答論易

其何敢言易問有問見輒以一二求教茲蒙下  
問以口耳之所得錄呈恐可以少裨聰明

坤九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尔曾不  
知聖人取象皆由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  
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滋牝率以一牝引十  
牝豈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牝犯之則疑  
鬻不可近坤之卦云主乎順惟其能貞乃  
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也妻道臣道豈由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某比自同朝初欲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學深藏若虛亦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承教嘗以莊子講義借示遂得以窺見素蘊每切感歎謂請益未艾也忽尔者用為云恍然函令傳寫元本九冊謹以納还吐幸視至聞尚留國外元由執別尤增悵惘平時講義莊之書安能如執事用工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鼻圍相則造詣可知略闡講義開發為多然亦有一二鄙

見疏之別純更望示海泊万里之舡向時可行尚容別布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郭象云子

游常見隱几者而未若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几而卧未有以異于人正已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謂超然万物之表而万物无與為对者也隱几虽自若忽然有覺則人之隱几者別是一人非適之隱几者矣昔犹適也故子

慕善其句且曰今者吾衰我

吾遇天難 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按

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則天

造之難

竊尋上下文恐不為此前曰天忘朕邪後

又曰天降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為天

矣講義亦云雲將再見鴻濛而謂之為天

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

弗知又三年願問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

不盡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難矣

故願聞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養等言不

必求之屯卦也

以九注者乃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法者殫

講義之以操舟博塞明之又云博塞之事必

瓦注為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知巧以帶鈎

為注得失之心彌重而憚以黃金為注則得

失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博者謂所出穀物為

注正翼公所謂以陛下為孤注是也

然在子前此說操舟本無博塞之言而博

者亦不至以瓦為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



玉抵鵲金抵龜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則巧以鈎抵之則已有掉心以黃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內拙也鈎亦万之異名如吳鈎是亦不必帶鈎也

答徐丞書適

公比為從弟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莊公事實伏讀不勝欵仰靖康之變死事者寡世以為恨迨五路之失批節守篆者中人以為閔眚多蒙英而然若忠壯生于太末而惠勇兩尽是無待而興者也馮通奉之壯之誅危君之傳

皆能以雄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麈第三錄第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西下至少房偷俗之尋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以此頃成而下至有道處士迥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迷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邕是其鄉人而為之奏是又不然奏此文不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壯死事明年賜謚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仕子朝為宮教至淳熙始居言格登政府不應始有

此奏今當易玄去蕭參政、奏請云字而改題云  
王過到明清揮塵第二錄則為得之時臭味相  
予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化山所作洗銘編入  
則尤為全備也併几重照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四明樓

論大防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所初未嘗不靜私慾害之郡邪交騁不操  
而存必也先聖勉旃孝者無非中惟乃若異端  
寂滅清淨死灰不然何有于慮寧知至心塵土不  
著鏡妍媸坐分不將不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  
求靜得擾薰蕕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  
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几游泳吾誰與歸

將求安定

趙振文母自欺齋銘

某欺乎天謂其甚逸下欺乎人意其圖竟事  
親而欺所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几何  
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  
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為昨惟此而行餘拾綽  
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如  
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炭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

閔三世孫子相傳室子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邸未開一壁踞十趾玉有五色  
今乃紫磨以禹圭論雲起義獻傳家不知九傲  
睨揮毫約恃史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綿尚  
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歟沾以察手持  
圓著盃卦以入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卧論議觸海翻聲名碎天破  
百謫九死一豪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  
有作者殆恐元有遇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双瞳碧一劍橫飛千里瞬息傍人道是  
呂洞賓堪笑傍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為人公

有照管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罢休山林如許盡  
歸去惟有媿處便須收、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  
峻增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瘠環以清泚  
碧石樹層嶺海岸孤絕大士俯仰我亦膏肓誰奮  
清蒙援琴對此万壑同響

十六叔祖益贊

猗欵先生嘉趣岩谷中無一塵高視流裕面壁  
宴坐形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覩未知

既笑而嘻此身見在何以假為先生粲然徐曰  
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磬方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反而形  
言稿予實敬之蓋宣和西路之責士而淳熙宗  
室之遺老也

陸竺老真贊

綸巾野服陸自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於九  
殞之餘街孟漱醪真欲遁迹于千載之後是將  
傲視塵埃之表蓋隱于藥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益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從諸公游自處常布而  
有素官如風自適其適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  
之色是將坐定輿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翱  
翔而逍遙乎紅塵之域者耶

牧韶弟登贊

是何為者獨立突兀自視雲漢若書咄：江山  
數千里而氣益增藝盤十九年而老子屈故能  
起連桂之陸緒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漸久布衣  
之高是將歛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昼贊

夙標秀整與寄高遠  
渙泐京塵而素衣之色不  
緇浮沉宦海而鉄硯之志不  
淺吾歎與之一局  
以消白日五弦而送歸鴻  
盡所謂向若而歎自  
崖而及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  
歲規意已卓然余納  
于詞焉為誦道家之言其言曰  
和阳合生卑退德  
生清静道生慈儉福生君  
能行此四者而又  
之以孝宥貴何足論當遂  
為河間東平之賢

馮羨叟畫

曳筇者誰曰小馮君謂為  
山澤寒儒而有食肉  
之相疑為貴介公子而有  
驚代之文孤標如峯  
尖之殊隼秀句如春空之  
行雲退然不言無異  
稠人若飛書走繳之敏高  
丈夫冊之工有能試  
之老矣是笔力乾足以挽  
千鈞者耶

汪彊仲昼

頭圓骨繁短小精明鍾  
雙芝之秀擷叢桂之英  
官李有傳清白是承勉之  
哉資稟如以母曰矣  
子俗人斯可矣冀有以振  
吾外門之家声也

豐叔宜貞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襲清致之餘慶傳黃梅之家孝弟兄怡之親髮如鶴故居晏新樸斷毋腹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澆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箴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澌撲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逸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留泉石之膏肓自必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歎後之游噫九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脩淨業作弥陀像求贊

弥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无際視日入處知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覲面見莊嚴五彩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如來一念或差万里懸隔惟此世尊中稱慈父汝能供養懺悔屏依家有慈母共修無二事母與佛共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因將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  
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  
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者中今

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  
券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為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  
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携此西還  
刻之天竹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以之中天然者存擬議  
門錯思量則昏斷是免人能會徒自饒舌紛、  
直教喚出南安岩主也只解說元門風鈴播殿  
角桑槽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慈非為人惟慈律儀尤切于身仰止  
南山與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灵芝律師贊

南山既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為靈芝特律  
益戾護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兩四海之外  
奉之尤謹今有曰奉因贈後苻慕南山靈  
芝之法航海求師首盧二師之像求余為  
贊苻公恪守律爰究現諸書既得其說歎



歸以淑諸人余非孝佛者吾知曲礼三年  
散已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  
躬上東階而右足維造次不可靡也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家心匪席不可卷也  
盛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歸矣  
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予以補教  
化之所不及其為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貞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却做臨濟老子兒孫拈  
弄拂便習成出家兒事橫禪豎說都不見文忠

之文若是金剛圈齒渾身透過栗棘蓬若一口吞  
直得齒如劍樹口似血盆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  
真箇了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路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俦萬論  
千經縱橫受用一段辨才壓倒大車定交方外  
一別九年再見似黃面老子依旧說教說律說  
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湖水却成火裏打秋千  
季札掛劍于徐君之樹吾亦說偈于老師之前  
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為余欣然也

前

鑑堂助老贊

咄這老頭、于石鉢喝倒又起棒打不杀急裡  
翻身當机便按若教搥鼓說禪也會七、八、  
咄挹似口羅苦佛何似耳聾眼瞎

瑞岩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携乃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  
僅如絨命脉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掛誰摸其形強為描畫是見  
佛便呵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霜更要

注脚我則不服為此老送來顛蹶不知今在何  
許而精爽犹為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後辯不穷靈臺無比庵空无人雪銷成水若道  
成水流轉未已一点洪鈺永超生死

英老貞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鉄挂杖栖雲庵中若將終身  
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山不畜  
大厦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  
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畱取這老在誰要典

佳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真贊

年甚高業益茂火冷雲疎松栝鶴瘦對鬼神而  
獨說有翻河之辯口人望為大道師終不出一  
隻手返祖風之高絕挽來俗之卑隨求之吾鄉  
蓋前有顏全徒而今見吳山之壽也

瞻堂遠老真

少識師子柯山之菴晚見師于灵隱之南荆棘  
中吞栗棘蓬現堂深知見左右瞿曇雲歸列岫  
月印寒潭真園語之嫡子而果風之同參也

圖竟菴澄師真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嘗見比丘尼身有左真女  
之潔君然是圖竟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

豎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外更無心道人欲向  
資深話自得元氣古今今  
遺非身外亦非中在右邊原作麼逢遠寺尋山  
無好處不知門外有雙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典內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  
具足尊五彩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却不得若  
道便是也不得上尺層樓却下來何曾見得真  
彌勒

遊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衝檝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清  
河絕流日有焦槁之歎至京口假  
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頭  
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六賣漿者

耶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

戲續其韻

金山寺裏山焦山、果寺風雨助我歸也省兩

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上有箇  
寺千人万人題只是這箇事

後惠峯詢老所編顯海

古德手段決裂剝地破勢地折說道不立文字  
未免橫說豎說少廢文字太多只為老婆心切  
若不作恁麼有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昼弥勒

乘風欲去東向回頭此意誰參  
當時蹉過是庵却來改媿同龕

西山僅老失半求一言于邑宰數語

代書

一介扣門尺書在手不是長鬚饋鯉乃知守也  
忘牛拽枲能耕百畝披毛戴角才得五春  
是何西山之餓夫輒挽桃林之處士拽轉鼻孔  
不解一鳴剖破藩籬已行十里莫走為山旧語  
重脩雪竇新圖解若危丁恐遭游刃即知謝大

且自煖心見角便知必有伶俐袖子蒙頭徑取  
更煩明正官司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接出閑身鬧市裡尋得靜處相逢子白  
話二通那箇是末後一句亦因問所問而來  
為見所見而去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  
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丘一壑非去非住元相無作一脚  
踏著投子机不被傍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勅君莫作  
來生債底底還他亦快哉  
亦知當初問誰借至今歟假而亦歸畢竟還了  
方是了却須还未生時

次仲回韻寄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  
几欲相將作勝遊  
芒履未穿心已懶  
不如莫且休  
明月堂前玉几山  
倦游双徑却來還  
旧甥相与成三隱  
城郭山林等是閑

公居山外我城中  
不見成蹊見亦空  
要是歸來當一見  
待携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  
歸來須是識真歸  
壺籌投盡無人拾  
澹坐藤林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  
兩山雪色本皆同  
莫言此去八千里  
明月往來合太空

游雪竇双塔登雲簷有怀海印雲老

來祀二師遺像小  
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  
却在別峯頂上

金峩本老領優婆塞中求寫選僧堂

三大字示以數語

行者堂中選僧中選佛人道是我却不  
如莫待僧伽梨便與豎起春梁骨大丈夫休  
汨沒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鵲赤脚  
踏透祖師閑神錐擊碎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  
在碓坊前解道本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方四千偈舌端辨才若翻水山空月落  
說向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亡是公鳥

有先生子虛子我却曾見語錄未祇有空、數  
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若要笑時笑亦作說夢、中洗  
泥、裡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一般滔、皆  
是我也要笑來終不欲開唇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春空谷自然空聲有洪纖應則同正為中虛  
聲自應莫將慮處做神道

所老自號鑑堂來住芦山、中先有

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堂  
亦非鑑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典惠老偈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炭電橫說  
鑒說不待饒舌塗毒一聲百獸腦裂

次韻怕父与心閑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惟揚時在  
郡齊見所与心閑一偈慶元六年  
所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敬次旧

韻

法苑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  
力無限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  
山會上笑傳心自憐錢置無香氣四十年來只  
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贅疣勞君頭上更安頭若还又有  
九百漢葛藤相纏几時休

題龍眼畫西域圣僧

放兩不借疊双足自在、心机在月默然深入



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麈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  
圓也一笑又奉大德提起拄杖全  
得這箇方話謂改媿下□□□□  
任提持下不得奪却作麼生區處  
快道：

家、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欒  
元可笑驀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即心是佛本無難挫却絲毫隔萬山知有毗盧  
五千卷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裏山中  
俱是隱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侄庐山歸宗

么向東山捲藏經鬼神推出奉軍驚從來要去  
庐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圓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  
唯行道今日人天聽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揚正因賦重遂荒涼後之君子  
誰能弛試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寢湮微拭眼餘風靡子遺法鼓一聲  
精移變要如光弼用軍時  
庐山面目非難識橫嶺側峯皆是真若待出來  
方識破不知何用个中人

題庠老願菴

下震生良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脣包著許多  
牙齒福自此出放以言語為戒病自此入故以  
飲食為忘庠者養也願者養也名庠而住願菴

知他券人甚底直待吞却栗棘蓬更与吸尽西  
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個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  
有身有若無身老尋撒手便行這  
回自在栢泉諸人稱之為下一轉

語

苦是自苦有誰縛汝得是自得非身為害既知  
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元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  
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  
如勿用試問大車如何則為善用有時抬起一  
枝少作丈六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却作一枝  
少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却那得許多落索問著  
則差荅著則錯喝也喝不佳捧也打不著妙喜  
更得工夫時与下个注脚休莫若  
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六五卷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雜著

高祖先生事略

樓公字子文其先娶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  
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為縣錄事有陰德及  
人父尤積善其以古學為鄉人所尊慶曆中州  
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  
餘年遂居城中為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  
舒州庐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

以眷<sup>卷</sup>第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為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王先生之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重豐尚書稷舒中丞曾俞待制花表知府穀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既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為墓銘豐公書冊袁公篆額羅公以仕此方不得與後為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

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鄉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昇五世孫鏗鈍鑄鏞六世孫汶皆踵世科昇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蘓州再典鄉郡居畫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擾昇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荫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畫錦坊樓民為詠歸會點

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二人冠者十二人童子  
二十人質明謁先圣先師以叙列坐臨安教官  
講太子出孝入弟之言已某乃作而言曰吾門  
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大世仕者以清  
白相傳孝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總角之  
童亦恂自守家法遂為四明望族亦知夫所  
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為御里師表一時名  
社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又行以下以文鳴者  
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  
門雖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為圣世名臣竊嘗

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旁不可使行旁少師之  
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  
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氣習  
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後事正以  
上世書種不絕故得為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  
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  
聞闕堂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子位也見  
其与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歎速成者也張  
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与長也異觀少之時

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貴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限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矣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今日之坐于不者年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為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几級嘗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當千万計為已之學不主于全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元窮政君子有終身之

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反今無事時自力于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為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乎將行矣五年而歸非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學駸之日新道學既克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眼相視况五年之父乎幸毋忽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日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菜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敵而子思以為吾不能為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愆于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終一牽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非已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必不亡也

從子珮改字景劉

劉珮字慶和南揚人父紹仕宗任中書郎珮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珮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復為奴婢輩所苦路氏生謙兄珮怜愛之不忍捨常在床帳側輒被驅捱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珮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謙有識事珮過于同產事元大小必諄而後行

風數歲時伯兄尚元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使山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風

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  
三子如一日泯既冠將授堂上則敏其幹母之  
盡下則敏其教率二季因閱南史刘君傳實有  
感焉改字泯曰景刘而告之曰刘君之事可謂  
难矣後母不以為子而孝益甚謙非其同產而  
愛益篤又况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  
毋反慈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况此天理也伯  
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尽愛又非路氏比  
二季亦能惟兄之听泯屋其間當慕古人之用  
心思導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

二季亦當如謙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於  
古人矣尚勉之哉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氣尾工異而  
問之自以為為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  
尽琬曰意尽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祭<sub>祭</sub>聲不尽  
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  
變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  
厭然凡曲多撥擗聲蓋他曲所無者二序正聲  
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為一曲權與<sub>與</sub>聲



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死能知者王明五精于琴為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擺雍容數聲然後如旧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邦娑婆鷄得屈格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做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尽古語真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臯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于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竟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數聲未必真出千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明之

贈馮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音中有書者君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馮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數公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煩君寫貌武洞請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成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碩陵不足道矣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絕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盡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索嚴冷

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知所期歸取  
尺紙寄之久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  
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  
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它  
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為余尽紙作歲它三友  
妙絕一時嘗問而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  
盖目昏不能下雨筆也問豈非阿諸中邪曰此  
矣古語遊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盖欲作人  
物須先尽目之工驗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  
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居家所未發也自

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  
品尤好作牛自号老牛中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  
牛而妙處過之融云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  
平生俗姓邢名江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  
臨安万松嶺号少菴邢即中官至成和即出入  
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  
妻子祝髮入灵隐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犹以  
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康廬經行殆遍閉  
是山之勝遂投點為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  
形體泊然如偶人者餘或曳杖以出有款相隨

則謝遣云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灵隱潭皆幽  
僻勝絕之地意行独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  
初亦不知其能昏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  
壁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  
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土梟之声為  
之革嘗畫龍首半体禱旱輒應頗近于灵怪師  
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  
坡岸巖石尤為古勁間作物象不過數筆寂寥  
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遽不  
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

未出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万变到眼入心一  
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  
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  
則避之愈深意苟相与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  
意清絕字畫亦無借韻初自言若得為僧三年  
秋瞑目無言万事休紹熙四年五月十日卒壽  
八十僧臘如師言与足菴尤契相与于始先一  
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未都下求銘于余師  
亦以書見属未几而師二亦具矣師晦藏自秘  
与与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之余亦安能知其所

至陳後山謂淵明元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  
于師之畫亦去東坡贊文与可竹石曰嗚呼孰  
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此余所以又歎也元  
之未也以師所予只菴弥勒像及元所藏牛溪  
烟雨三軸遺余師又寄牋牛圖意盖有在余為  
作三偈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略附足菴  
碑阴曰慨然為書之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語益

鄉人有為宰而請教子外祖汪少卿語之  
曰作縣元他切勿作大做馭或疑其太簡是

又云百旦獨專易得作大才作才且先与  
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春尊則去民寔遠  
龔公澆善宰劇邑或問其妻云此如浙江  
踏浪兒投身怒涛中旁觀亦為之寒心所  
以能濟者謹不可吃了一口水嚙著一口  
便難脫矣  
前輩有為縣公退以貫誅誦佛其叔父見  
之云汝欲為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  
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  
悚然謹不敢為殃民害物等事

姜子謙既挹世科以新制鍾鼎以與丹請益  
不曾作邑元以塞命况近世如呂現文治縣法  
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  
也姑誦所聞簡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  
哉准煥事管工凡六淳長民者惟相與安之而  
已

###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象  
大矣哉莊子曰去知与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  
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尔循之而何可

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  
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咨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即  
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挹于人而合天  
理不外是矣言虽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 趙元衛勉齋說

余既為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  
循齊其季元衛亦以决請為名曰勉齊而告之  
曰事在勉強而已矣強勉季回則耳見博而知  
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侪中人  
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

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季問亦自有分量  
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典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衛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贈筆工呂及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  
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若無兔毫文質  
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  
以中山為言意其為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  
去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

武也今深水有中山去縣才十五里元和郡縣  
志云出兔毫為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  
康宣城筆旧有名于世豈以吳邦文質試往訪  
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以事不  
復見矣今之听声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声  
輒能言其休咎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  
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負翹口之不  
足噫古道之不待何止此哉

雙溪金君顯菴說

雙溪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宦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自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显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况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虽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為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問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

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趙甥叔明和擣堂

外甥趙叔明汝顧昆季四人今与其季心敏汝的同堂而求居肩于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儂尔造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其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為急曹不知伐木則專為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盖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為急至于安寧乃謂兄

弟不知友生乎此說出于歐陽公嘗曰是以推  
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  
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飲而况兄弟既具如孟子  
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  
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恐不  
知敬其兄者此文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  
而相合孰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  
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乎曰以此意處兄弟之  
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詠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滿得男其  
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sup>土</sup>克癸亥水  
或以為大海水非<sup>土</sup>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  
未皆為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為土是坤土也  
坤為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  
款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  
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徐圣可字說

臨注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曰告  
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在于



禮法不諱為辟子者要不當以為名字君聞而  
矍然請易之于是字之曰至可蓋亦取仲弓子  
柔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元唐無傲臯  
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惟之善也曰栗曰立  
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  
恃其天資而貴于季也子柔伯子至人之所可  
也君其体舜之無傲臯陶之所謂廉又以仲弓  
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題跋

四明樓

鑰大防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

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  
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  
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燾去國  
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  
制斤斤幸元闕事一時冊后封拜加息等皆

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為何事入院而御藥至亦不問知既啓御封當正除少師現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統御重華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於二制以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來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已降詔慶元元年止月八日汝愚除時進依旧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

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礼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少摛文堂錄本例當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為家寶未遑勤之堅珉謹齊被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繫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

答

紹熙五年 皇上踐祚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執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

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為盡善。仰蒙聖慈，繳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為。天佑節內批宜。允臣及亟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內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從善如流，不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撰詔書及王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偽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

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初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啓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為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學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濟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於色，外弔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

默而雷聲神動而人隨者也方且屬精而躬覽  
臨政而更化廩之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  
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成主司以審取舍  
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  
比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几泯舉場寬縱以私  
害公士類哭惋不勝其故又慮人之議已也專  
為蒙蔽杜絕人言仰賴 陛下聖心感悟首下  
求言之令繼頒溫詔博採芻蕘真社稷之福今  
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考閱擇  
文体醇正議論精確者天曰或因問獻言實有

可用無涉許直勿以為諱 陛下隆寬盡下高  
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猗  
欵休茲臣等既以宣示寮屬更相勸屬又以聖  
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  
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万分矧以孤寡悞  
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固不敢輕於抑揚  
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  
於文体会不有奇才怨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  
深恐工不足以副 陛下求美之切下不足以

得人物之真驚惕祇懼夙宵靡遑取以奎畫登  
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  
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  
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攷  
攷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為陛下  
用野元遺美多士濟臣等不佞尚庶几見之

恭題進賜陳傳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  
官寮皆出遴選崇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  
高晏初酌黃裳次酌陳傳良各授文書一過致

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翎善其一曰工呈贊讀御  
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為言二  
公之詩雖因為籌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  
惠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示不忘裳典傳良跪  
謝而退陛下踐祚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傳良  
中書舍人未几裳以疾殘傳良奏請以宸翰刊  
之堅珉玉音賜語是時臣某待罪瑣闥與傳良  
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傳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  
季札現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  
至於君臣相敦繼是几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

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恐懼善始善終者  
蓋於頌暑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教戒之  
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矍然作而曰禘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  
頌為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可為  
遷不足以發至言相教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  
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  
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傳良能發之臣於傳良  
平日所畏至畏益以嘆服促使刻之傳良曰今  
既刊奎書於上方不敢使人代喜識有目青當

俟小瘡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因相忘  
於江湖者于餘年傳良卒也訪遺藁於其家則  
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  
傳遠臣既傷傳良不及見更犯之日敢直書始  
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况侈傳良  
等際遇寵之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  
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恭題

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  
禮部進士園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

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為甲寅蓋送試後二日  
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祗應豈非為諸位官  
耶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  
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  
事而肆筆匪頌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正二  
字足以示万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子也  
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為第三  
甲第八十八匪家衣冠實始於此感歎再三謹  
附書下方

恭題

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  
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  
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  
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寶墨上進上天說  
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  
明之塔以寘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  
已登之樂石惟淨曇模勒昭陵詩翰雖住今  
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  
臣僧宗仰始盡模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曲而  
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於馬大備真東南禪

林第一盛事也山居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藏  
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  
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

仁宗賜張中庸卹刑勅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勅書後上書日不知何  
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  
祖中庸所藏仁宗皇帝暑月勅書一通示臣  
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  
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昭陵所賜  
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仲共理之良中庸

為部使者故稍詳焉閔之故事每更一朝則勅  
字別為一体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凡  
字筆文大小如一未有勅字絕甚相似則是同  
時無疑曰予不同蓋以故降遠近為先後至今  
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有非一歲之書也臣仰  
惟藝也祖傳慕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必

開宣道事

刑緩

獄有

繫

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

圖

圖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石清潔



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並當求朝以謹其藏  
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  
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

仁宗賜張中庸卹刑勅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勅書後上書日不知何  
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  
祖中庸所藏 仁宗皇帝暑月勅書一通示臣  
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  
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 昭陵所賜  
也紹儒當是 郡守故有云方仲共理之良中庸

為部使者故稍詳焉閏之故事每更一朝則勅  
字別為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凡  
字筆文大小如一未有勅字絕甚相似則是同  
時無疑曰予不同蓋以故降遠近為先後至今  
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有非一歲之書也臣仰  
惟 藝祖闡墓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必  
開宣二年四月詔扇謁泣辜 刑緩  
獄有因近觀今朱夏既臨溽暑 繫  
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 圖  
圖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石清潔

會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二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宜伸矜恤之文庾協長羸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机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為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無勉無家屬者官給口食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突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

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恤刑遂為定制 真宗大中祥符 仁宗慶曆皆有詔旨而餘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巧知此二勅書實 本朝之實法 累至遵行尤以炎蒸為念四我 主上當盛暑時臨軒踈決分命講道慮囚悉始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卹之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視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於職朝譽藹然力求外補今為潼

川憲使奉訓詞之下寧室前朝之勅書宣揚德  
意於万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寬如在幾甸真  
可知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 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祕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  
休復之孫端礼所藏 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  
此四字又言其筆文曰帝錄竊疑其不倫後見  
昭陵它刻以用政印臣尋考之其字曰絳璫古  
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為錄字尔  
密州現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

白帝筆二太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  
起刻於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旧  
閉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 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  
嘗典修 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  
絕無而僅有之則必謹書之益以臨朝淵默几  
欲無言雲漢之棄尤不輕畀有如尸孝齊公救  
充乃独蒙忠孝之褒則其言行真可以信後世  
矣三子決科 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

之慶君子之澤流行至今五世而剡夫與其子  
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祥敬誦仰嘆累朝  
崇篤親履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  
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  
到抑以窺見永平文物之大槩竊考印章左曰  
帝人所易識右曰筆象雲章中古字也 昭陵  
多用此印近傳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  
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  
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致術中元職守養高故  
第中三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去且厚來易

得其書冊也剡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  
世科為闡化尉奕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  
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 神宗賜沈括御托

臣仰惟 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万里  
風烟俱入長集時四相沈公括師商延閱月才  
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 裕  
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所存者盡元豐五  
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  
嘗恭視宣諭揚公繪宸翰筆法典此卷絕類倉

猝戒諭邊臣而字体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  
謹識于後視張丞相魏公後潭州旧題恰六十  
年矣

恭題

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陶非舉子所能條對惟晉山  
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  
數千万言炳如也 祐陵喜於詩人同喜宴以  
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其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  
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中特漆省額一百人  
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

世之寶之使後來者犹得以想見承平氣象晉  
山遭時多艰不得路時於舜禹之前能捐軀盡  
瘁於于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哀然  
舉首可謂不負 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字文紹節所藏

徽宗御書脩

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  
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  
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  
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後迹歐陽

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禱遂良得其意而失其  
變化薛稷得其請而失其窘拘顏真卿得其筋  
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確徐浩  
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体格張  
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  
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辭心大藝筆力超  
迈高掩前古自出机抒真書襍序於青贈中雖  
曰出於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於藍而已  
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

明卿郡者我五年寵光俾至細書方因之賜聯  
翩而下蚤遭兵燬遺刻猶存者茲為恭觀于有  
簽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責蹟昭回之光  
照曜九日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于右方歸  
其書才字文氏

恭題

徽宗賜致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  
冬甲午皇帝恭謝太一慶臣扈駕陪班既已  
較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  
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較其後

竊惟漢天師道成於蜀而教傳於龍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僊姿絕人道術警世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為過 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盤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為既矣嗚呼人知 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為民人知虛靖之僊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

欽宗御畫十八孝士

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 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 仰惟 欽宗皇帝 毓德春宮 以仁孝恭儉 問天下

手臨日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於正  
現之盛也臣嘗覩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  
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  
宗於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於仁義之  
治與太平極治之功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  
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細繹冀聞耳目者莫非  
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為如是事而治  
為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放心肯圖衰  
亂乎一意於求治而已仁鑪義鞫道薪德火日  
往月來就聖神之謨其為宗廟杜稷生靈者炳

焉與三代元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  
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  
嗚呼歎宗游戲翰墨而為此固為万世法由  
今觀之豈不為臣子万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  
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  
謂如摘瓜乎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  
足為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 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為黃庭堅書今戒石銘  
之類是也偽齊尚存故臣却億年筆密奏豫方

使人習庭堅体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  
守皆奪其真嘗觀寫詩自周勃至高頌全裹上  
有帝筆命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至度協然其  
視使臣下為拙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供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  
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  
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  
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供進步非  
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  
劉蕡之助云



恭題 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而過杭州遽告變  
蔡京既得其情必歎寘之死地又歎併以此  
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猶謫福州故其放還  
謝表云孤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  
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万里不如羈子之無憂  
淮孺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 徽皇聰察僅得  
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  
其為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謂之  
卜以栲栳且曰若得生還求百圣玦擲之至百

皆然未幾 欽宗即位召歸而瓘已下世痛不  
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能傳  
於世 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為郎瓘  
之孫太年室正曲之子也為臣家壻故得聞其  
詳謹書之以補中人未及者

恭題汪達所藏 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祚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  
二月 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  
於行在所射殿時虜兵敗退屬精求治親御翰

墨學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切寢然為舉  
首則信之任佯也自初天資高返十行俱下筆  
力純人其在布衣名已聞於當世臚傳第一年  
始十有八圣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  
昭陵天圣八年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王  
應辰誠為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季八年  
為秘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  
附已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季沛然其禦更  
化之明年始入為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系入從  
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為世輕重位雖止於內相

文昌用不盡其季至今季者尊敬真有秦山北  
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達能繼世  
科恪守宸法仕為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傳季多  
識綽緇父風一日謂臣曰先公所試策問  
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傳為私藏禁中裝璜亦非  
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為家寶也其為達識之  
臣再拜聳觀嘆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  
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奉策問既  
出奎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曜編簡汪公一  
代真儒魁天下今負嗣又得真蹟藏弄以詔將

來光明後備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時  
為希世之過雖憂之珣戈商周鼎彝款識甚高  
右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  
師聞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昂字之以聖  
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嘗艱難無它嗜好惟以  
翰墨自娛始為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遇貞  
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  
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

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  
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秘書省校勘正  
字張嶽校中庸篇高問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閱  
入奏儒行全問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  
戰國縱橫之季益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款  
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几季者得知聖季淵源而  
不惑於偏邦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  
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經以幸承  
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元慮二千五百餘字  
万机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

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為萬世法時  
趙昂為左僕射例得墨蹟為家藏仍模刻分賜  
昂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  
應辰次子達既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  
氏二室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鳶飛魚躍儒  
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於應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享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  
臣際遇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 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 孝宗皇帝元會之年

也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於禁  
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任山妙  
珪求記於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  
十日珪又來言家皇帝賜以孝宗所書真  
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  
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  
不倦于勤治休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  
心內典深味禪悅比戶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  
以心益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  
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蘓軾有云惟佛與佛

乃識其真臣謹齊放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讀恭題專躬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

太后夫眷至虜主前宣子孝思使虜感動俾予

母子如初洪淮太上皇帝齊性仁孝天地助

順以遠長樂之欢而乃推功臣下堯言炳然亦

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為兒時聞

臨平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道

玉牒與聞史事緣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觀

迎請圖冊請煥爛賦篇瞻蔚然後一時慶事歷

在日教拜款仰嗚呼休哉夫以譙公功成之

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

明其功益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至孝之蹟過

於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

氏尚有取於斯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昔題跋

跋生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叙書賜官奴樂毅論

謂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返

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為之醉字

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蓄右刻千計

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

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哀不能自休而一語  
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  
判優劣豈為知者道耶

定武脩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  
家元无一名帖心顧好之把玩不忍去乎手未若  
順伯之膏肓音然疾在賸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  
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語溪題跋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

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洵時少游  
醉卧古藤下未夕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  
今相去几半百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  
感歎

書御孝子竹實後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  
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筆起  
為浙東冠嘉遯之士至竹卓然必有繼先  
生者喜其深處巖谷不求聲稱故諸德出完未  
之或發公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

者于朝廷使此知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  
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

徐堅作初學記申上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  
學可為終身記此書出太史傳撰摭精確何止  
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調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  
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尚可想見也神

氣如此而恂恂如鄙人此所以為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吳作山水尤深遠有意  
趣宦游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旧讀旅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  
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見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槊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古人惟以許傳修期  
薦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



賊何足言讀其詩頌挫清后有壯士橫槊之氣  
倚馬而作露<sup>布</sup>有餘矣脩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披圖

徐君傲肥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全彭澤令少  
日便賦歸而三<sup>已</sup>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  
火馳宦途碌志<sup>志</sup>進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嚴蓋平昔之所慕者  
茲來仇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壁城牖門疏河  
達除梁以為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

康曾通為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使  
人益加欵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畫  
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五<sup>王</sup>以蓮華供佛願竟齊不萎七日齊畢  
花更鮮紀視鬘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  
藉於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敷花結實可謂異  
事此理殆未易致語輕下注脚却成蹉過

跋王清新畫卷

斷崖小栢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劔拔弩張之氣

金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瓌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办也

橫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煙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為赤城理官書去矣益不得志書銜袖遍余曰漫仕三年不達已知圖家之球川得名

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資於薦書遠甚余頌受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絕乃尔君之歸似晚矣它日有客道南蘭陵捨丹盒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之乎

跋王公保行述 參政敏肅公文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虽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取必於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於公之仲子始知自无怨公以还世有隱德遂德各

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  
之志湯：雅流寧有既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  
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於今者蓋  
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為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  
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  
也盤誥声亦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  
不相遠者商頌全止四篇求其體制比之請廟  
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定有見於此耶古

久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  
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  
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  
其所儲蓄為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  
公自好益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一重也宣  
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  
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生先嘗因公病勉以整  
藥自輔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

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析而不  
撓有大臣云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  
別圃有句去中原戎馬場故國文狼窟言歸或  
默傷念之中心惻則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  
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  
醉耶

跋免魏公與心問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於心問愛其子孫至今不忘

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未讀之益信二  
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為裴相因與黃蘗禪  
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余遂獲  
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  
於治親擢公為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旧收  
用無餘黨論會吳猶有如公者屹立於諸公中  
說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尚有賴焉使  
左右皆薛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為之感

涕

跋戴伯英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詭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  
送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歎而古之送民輟天  
下細万物而歎專一丘之權擅一壑之美山  
詩曰穰侯久擅閔中政長恐諸侯客子未我亦  
暮年專一壑忽逢介馬使驚精蓋用其語則  
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英  
他亦多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矣好事者與之  
山豈不宏哉

跋劉杼山帖

先生嗜書如嗜芟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  
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秘室之某自遭家  
艰文字散落惟此二卷宛然中箱中疑有神物  
為護持焉謹帛其縵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瀟山自撰墓志

瀟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迨  
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  
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尚何疑於死生  
之際哉

涕

跋戴伯英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涸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  
送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歎而古之送民輟天  
下細万物而歎專一丘之懽擅一壑之美山  
詩曰穰侯久擅閔中政長恐諸侯客子未我亦  
暮年專一壑忽逢介馬使驚精蓋用其語則  
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英  
以妙思尋幽而元專擅之意思快好事者與之

跋劉杼山帖

先生嗜書如嗜芟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  
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秘室之某自遭家  
艰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中箱中疑有神物  
為護持焉謹帛其縵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瀟山自撰墓志

瀟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  
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  
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尚何疑於死生  
之際哉

跋徐狀元祥符五年勅牒

歐陽公歸田錄載真宗好文旨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問公鍊之歌頌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為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於此非徒為偶僥之王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各臣之爭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深向若之歎嗚呼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為誠齋之子也筆

力駁、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衆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教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歎傳於人未暇也茲未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衆誠是而言之大過不若遠庖厨之言為適中然則何取於此嘗感汝南周顛之言曰變之宜於地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功滋味之在吾方除讀者宜勸心焉

跋鄭屯田蓬萊山詩

跋徐狀元祥符五年勅牒爽

歐陽公歸田錄載真宗好文益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問公鍊之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為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於此非徒為偶僥之王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各臣之車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齊而多見其詩每深深向若之歎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為誠齊之子也筆

力駁、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嚴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教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款傳於人未暇也茲未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杀誠是而言之大過不居遠庖厨之言為適中然則何取於此嘗感汝南周顛之言曰變之大若莫適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功滋味之在吾方賒讀者宜勸心焉

跋鄭屯田蓬萊山詩鈔

竹南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耒賦此詩未几遂仙去元丞相微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旣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初公少出詩

杜謀世作序直舍時薛君文若以近鄰相遇出杜

初歐陽意卷神志詩嘗跋之云歐陽

初公惠詩

言辭若翰翰而勁筆有神鋒

二寶收藏

傳世豈惟榮耀詎當時薛君

詩呂出於

唐人而少聖則公真蹟也歐陽

寶君得其

一笑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某備真教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

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儒相遇愴然曰薛寺

正之亡吾濟之所痛也嘗為伯順求先銘於寺

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

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江得其藁范不知何語

子能办之否其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才識十

二三餘皆音古難知白仲氏故廣州使君相與

編閱字書考究几月而後盡得之寺正於書無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  
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未賦此詩未几遂仙去  
元丞相微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甌得小  
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初公少出詩

某在詳序直舍時薛君文若以近鄰相遇出杜  
初公草書云詩嘗跋之云歐陽  
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  
傳百世豈惟榮耀詎當時薛君  
唐人而少聖則公真蹟也歐陽

初公惠詩  
二寶收藏  
詩且出於  
寶君得其

一笑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某備真教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  
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府相遇愴然曰薛寺  
正之亡吾濟之所痛也嘗為伯順求先銘於寺  
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  
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江得其藁范不知何語  
子能办之否其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才識十  
二三餘皆音古難知白仲氏故虔州使君相與  
編閱字書考究几月而後盡得之寺正於書無

不讀耽玩鍾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  
用古文所无間以小篆補其闕真好古君舉  
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未見  
曰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  
其所考無差者併為刊石以授伯順使宝之以  
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柳以見吾兄弟用心  
之勤悅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於金舟如寺  
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於親仁御龍  
門山谷其母陳氏云

書周礼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間有旨郡給  
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石就姚江置  
局謄寫凡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真  
孫壻表起宗鼎得其周礼井田譜讀之井田之  
廢久矣林勳本政言最為有志於古然僅載田  
制它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  
兵於民乘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樓析又皆圖  
以示人如持詩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  
周礼以往其講之熟矣事也休重固非歲月可  
為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

為廣其傳思与季者共講之刊既訖錢文李文  
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与講明而  
黃居毅又作問荅一卷皆有益於書陳君舉許  
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誰義渾尤為著明遠併  
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儆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  
它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  
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待少見於施  
用為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宋室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  
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宝也司  
馬公書必施於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  
奪晏元獻屬其弟於人以為不可温顏茲非前  
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絨故多用  
圓印而書無摺痕裡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  
可傳後今世專以錄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  
銜金是吏牘体豈有詞翰之士欲襲裁之終覺

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三亭賦

日見岸老筆誕載騎省竝匾之說近有敷原王  
季中彥良實衰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  
人篆字真跡何以无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  
此者蓋古人力在擊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為  
力或燒筆使死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以今觀  
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上惜其自壞家法歟以  
端直安娒售一時後進競效之古意頓盡詎可

為知者道尔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古矣至怪物而作畫  
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為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  
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吳公見夫台山圖皆想  
像為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  
則難為王晉卿圖自石勝然方其以金狨游冶  
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

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  
洒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擗樹  
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夫際客帆高掛煙  
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吳廢事盡入漢樵  
閑話帳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

右為亭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為三等第十人建炎虜  
躡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虛遭燬故物一不遺  
章公擇申公子也實之同年生其孫澣與公同

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興改元始  
得傳錄以寫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泰陵在  
諒闇貢闈既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  
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  
渾然天成主又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  
焦竟不及祿而劉遂為近臣是書大略點今日  
相似而不同者九終榜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  
誠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  
元逮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才二十  
五人卷者止以三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

及奏詳以下沈者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  
於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我義四月二十九  
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大  
日奉敕放務榜此皆事之變汪公解或紆彈奉公  
現掌牒奏茲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撰入也父避地南來往逐明越遂家於明  
隆興初與余為同年生自爾茲相好人物高勝  
筆文可畏非敢以友之也不幸齎志而致吾黨  
共衰之其季以道衰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

貳卿為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  
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為  
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  
寓名薦言文已怪奇或謂之笑曰吾寧僻  
無俗寧性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聞  
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頓悟超卓  
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所之  
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  
之君亦歸心授以請曰願同丑万輩終老孟子  
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二策必知為武

子之文袖以見知奉張公真定曰適得一卷舍  
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  
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瓦瑕石讀之以  
為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乙之文也舍人異而  
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公也魏公異相  
居小溪山中武子曰從之游如裴迪之在韜川  
兩仕都城司糴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備然如  
在山林苟非所知豈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君  
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不可觀惜乎不見  
用惟詩傳於江湖間爾余嘗跋其詩卷云与武

子評詩謂當有悟八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  
之以為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  
其金狻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  
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多工蓋惟四  
更為佳爾又嘗自峨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  
祇留平楚伴銷凝又峨其詞曰昨日豆荅籬下  
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  
矣開門讀書室中無一物馮案開卷終日凝然  
惟多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  
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官或謂君不為歲晚許君



曰水禽有名信天公者食魚而不能捕凡之沙  
上俟它禽偶墜魚於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  
者其夷澹雅<sup>怪</sup>譔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  
上參古作嘗出入禪門寄興高遠處讀之或不  
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居壻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閑廢憂患中  
與有壻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  
爛然自以為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  
事方擾故公勉以為愛忠肝義膽不徧因事而

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  
公書惜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為圭璋余則曰吾不  
可為圭璋要可室也於此書可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寞知章措意曲折不窘邊

幅大似老泉名二子說面又過之使但言竹石  
之工何以為文湖州耶

薄：酒二篇

兩頭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鞦：終不如花飛  
不到地薄：酒後作者寢不及前詞人務以相  
勝似不若別出机杼

蘇氏璇玑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  
文滔行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至  
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环以讀之

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即此圖也與武氏所  
記多不同未知孰是又武氏謂二百首而龍賦  
正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放詩跋

廉訪以文受知於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廉之  
守真定公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  
節以死公與其三子室李公以下護喪回闕與  
父中送之逮陽未至而死於道其為人可知某  
頃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為  
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洞中

多前表題刻不能譁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  
多比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宝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伸帖

總得翁才氣高迈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  
議者犹謂不及其父所与安君子伸二帖称嘆  
如許缺得若章俊語為定山中故事求親詩以  
務式此翁豈輕為許可者也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媿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媿惡繫乎士大夫先  
正名公有以孤生薦於鄉歷求累糧親於故終

不滿千錢憤且慙掛錢於城門矣之曰我且顯  
當徙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  
其里俗之不可處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  
成名它曰得志必益思有以媿吾之俗凡濟人  
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其起之下至田里必有  
出入相守友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  
遠者慕一變至道當於此乎取何止為目前寒  
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了家

隆興二年虜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

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徒者使  
臣對便殿遂授使節虜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諸謂  
弱失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敵動中可机  
氣勁詞直要約遂定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  
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未歸時公迹  
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醜賞珠涯迎勞慨上  
以寵其至則論賞如拾此平時使無異公  
亦是然即司宗官次而不可言父之而徒為右  
史又久之僅遷左幅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  
壽皇銳意恢復中興紹祖宗之大烈虜夫退

所嘗詔公蓋以禮物授督府為犒軍費豈奉就  
和議至意不以自安也公既登從班典銓續綸  
封駁相繼上眷旬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  
夕即攝大夫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不  
數日叅預為真是冬遂登揆路寧相代天理物  
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  
事至此也割風初几賀救如織有客塵叙奉使  
太節既而曰送茲登用咸謂時庸在宵人竊謂  
其不然待丞相不凡於太淺使蘓中郎豈典厲  
國固唯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奉為大臣豈

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為佳公之意可知  
矣元豐中裕陵命蕪魏公墓修南北通和以  
未因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  
付樞庭全謨遠矣中更表札書遂不全嗚呼據  
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於此書尚有考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八

